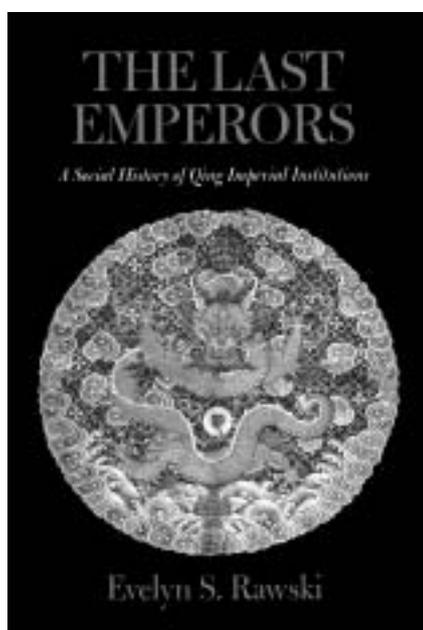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海外滿清史研究力作

● 沈宇斌



Evelyn S. Rawski, *The Last Emperors: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* (Berkeley and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8).

1996年美國著名學者羅友枝 (Evelyn S. Rawski) 教授在全美亞洲年會上以前任會長的身份發表演講，對何炳棣早年關於清朝統治者「漢化」(sinicization) 的論斷提出異議，認為清王朝之所以能在中國成

功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，主要原因並不在於「漢化」，而是其有效地利用了與內陸亞洲 (Inner Asia) 非漢族的文化聯繫。何炳棣在反駁文章中，強調「漢化」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，爭奪正統的必然結局。羅、何之間的激烈論戰由此展開 (參見Ping-ti Ho, “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: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’s ‘Reenvisioning the Qing’”,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57, no. 1 [1998]: 123-55)。1998年，集合羅友枝兩年來思想成果的著作《最後的皇帝：清代宮廷社會史》(*The Last Emperors: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*，下引只註頁碼)問世。

這一著作表達了羅友枝的基本觀點，即滿洲統治者在處理與內陸亞洲非漢族的關係時較為靈活；在不同的地區採取不同的文化政策，才是清王朝統治成功的關鍵 (頁7)。清代皇帝將內陸亞洲地區的民族看作是其征服大業的同盟者，鼓勵其發展並維護自己的文化和信仰，創造性地打造了一個多元的多民族帝國 (a pluralistic, multiethnic empire) (頁2)，將操各種語言、文化信仰不同的民族和地區 (中國本土、新疆、西藏、滿洲和蒙古) 整合在一起。

作者認為滿洲統治者在處理與內陸亞洲非漢族的關係時較為靈活；在不同的地區採取不同的文化政策，才是清王朝統治成功的關鍵。清代皇帝創造性地打造了一個多元的多民族帝國，將操各種語言、文化信仰不同的民族和地區整合在一起。

作者認為清代沒有像明代那樣發生藩王叛亂，關鍵在於滿洲統治者發展出一套與前朝迥異的制度。在皇位繼承問題上，清代沒有採納漢人的長子繼承制，在雍正朝制訂的秘密建儲制度標榜立賢不立長，避免出現昏庸之君。

至於清王朝統治的成功是否緣於「漢化」，作者認為應當從滿洲統治者，而不是漢人被統治者的角度來考察，因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立場、觀點和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異，甚至截然相反。所以作者將目光轉向清代的權力中心——清宮。在研讀故宮檔案，特別是滿文檔案等珍貴史料的基礎上，作者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對清代宮廷社會生活進行了重構，認為清帝國文化政策的多元性在清宮中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本書除導言與結論外，由三個部分組成，共分八章。第一部分即第一章「清代宮廷的物質文化」。作者認為物質文化反映了清帝國的統治政策：一方面，滿洲統治者極力維持其獨特性；另一方面，清代宮廷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傳統。作者首先討論了清代的都制：北京、瀋陽和承德。清廷及其行政機構隨着季節變化，在多個首都之間遷移，從空間上對諸民族進行隔離，以此來控制內陸亞洲民族和漢人，這一點更多地體現了清代與之前的遼、金、元等非漢人王朝的聯繫。

接下來，作者認為在十七世紀初期滿洲認同形成之後，滿洲的征服精英 (conquest elite) 在全國各地分散駐防。此外，清代制訂了一系列有關滿人在髮式、服裝和國語、騎射等方面的規定，從文化上區格滿漢之分，以維繫滿洲身份認同。在本章的最後，作者以宮廷繪畫為中心，回到了多元性帝國的討論上。作者認為，清代統治者借助藝術手段來進行統治，皇帝在其宮廷畫像中呈現出多元的形象：穿戴漢人衣冠的儒生、在木蘭巡狩的滿洲

武士和藏傳佛教中的文殊菩薩，都彰顯出清代並不是單純的中國或滿洲王朝，而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帝國 (頁54-55)。

第二部分「清代宮廷的社會組織」共分為四章，討論的雖然是傳統意義上的「宮史」(不外乎八旗王公、建儲分府、後宮嬪妃或太監侍衛這類議題)，但作者卻能從中發掘滿洲的特性，對比前朝制度得失，展現清代統治者的創造性。第二章着力研討八旗制度的形成和宗室覺羅的典制。在征戰的過程中，清帝將滿洲、蒙古和東北其他民族整合到軍民合一的八旗制度中，其中的八旗貴族更是通過歷史、恩惠和聯姻與皇室緊密聯繫。王公、八旗貴族和旗人構成了所謂的征服精英，駐守在各險要之地。與明代不同，清代將皇族分為宗室和覺羅兩類，嚴格限制世襲罔替的王公數量，由此形成了內部高度的等級差異，這樣更易於皇帝控制。在皇帝掌控的前提下，這些征服精英佔據各種要職，實現了帝國行政體系的平衡。

接下來的第三至第五章，作者試圖分析為甚麼困擾傳統漢人皇權的三大頑疾，即藩王叛亂、後戚和宦官干政，在清代卻得到了解決。在第三章「兄弟政治」中，作者認為清代沒有像明代那樣發生藩王叛亂，其關鍵在於滿洲統治者發展出一套與前朝迥異的制度，較為成功地解決了建儲和皇子分封問題。在皇位繼承問題上，清代沒有採納漢人的長子繼承制，在雍正朝制訂的秘密建儲制度，標榜立賢不立長，避免出現昏庸之君；對於皇子分

封，則採取了更為有效的措施：皇子成年後都在北京「分府」，處於皇帝的控制之下。在授予皇子以較高的政治、軍事和儀式權力的同時，嚴格限制其自主權。這就使得皇子們成為了帝國的支柱，而非爭奪皇權的對手。

第四章「皇室女眷」強調清代皇室的婚姻制度是在征服精英中(特別是滿蒙之間)聯姻，嚴格禁止與漢人通婚，以維繫其內部的統一。清代的公主在出嫁之後，仍然保持着皇室身份，因此蒙古駙馬們也被納入到皇權中心，使得有清一代，蒙古王公一直是滿洲皇權堅定的支持者。而嬪妃入宮之後，就切斷她們與娘家的聯繫，杜絕了後戚干政，以至於清代後期出現的慈禧專權，也只是與咸豐帝的兄弟們聯合攝政，這正是清代的獨特之處。在第五章「皇宮奴僕」中，作者認為內務府這一特殊機構的設立，是清代又一創造。皇帝任用內務府包衣這一群體制約宦官，也解決了其干政問題；而通過內務府，皇帝能夠在很多問題上繞過外朝漢官直接作出裁決。

第三部分「清宮的儀式」共有三章，分別從國家祭祀、宗教推崇和私人儀式三個方面詳細描繪了清代統治者的儀式行為，充分體現了儀式在多元性帝國合法性的建構中的重要作用。第六章「在漢地的統治和儀式行為」，關注清代皇帝如何利用儒家儀式來樹立其在漢人中的權威。作者以《大清會典》和《大清實錄》為基礎，對清代的祭祀典制、登基、祭天、求雨等儀式逐一討論，認為在儒家意識形態中，統治者的「德行」和「血統」是其統治合

法性的兩大支柱，但是這兩者往往又互相矛盾。清代統治者試圖以「孝道治國」來將這「德行」和「血統」結合起來，這些都在各種儀式行為中凸現出來。

第七章探討清代統治者對薩滿教和藏傳佛教的推崇。清代將薩滿教看作是滿洲的傳統信仰，以此樹立滿洲人的獨特身份。滿洲人不分貴賤，都能直接祭祀上天，這與漢人的傳統不同。在清代宮廷中由神房負責皇族的「堂子」祭祀，愛新覺羅氏藉此為自己的福祉祈禱，薩滿教為皇族提供了其起源神話的合法性。到乾隆時期，由於擔心滿洲傳統的消亡，清廷頒布了《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》，指導滿洲人進行薩滿祭祀。清廷還在東北「新滿洲」推廣薩滿教，以保存滿洲傳統，使得東北諸多民族「滿洲化」，以至原為蒙古族的「新滿洲」的一支——錫伯族，至今仍然在使用滿語。

此外，對藏傳佛教的推崇，也是清代統治內陸亞洲地區的關鍵。清代皇帝將自己塑造成藏傳佛教傳統中的「轉輪王」(Cakravartin)，在蒙藏地區大力扶持藏傳佛教，尊崇達賴、班禪、哲布尊丹巴和章嘉呼圖克圖等宗教領袖，還在北京、承德和五台山建立新的藏傳佛教寺廟，將蒙古和西藏成功納入帝國統治。

第八章研究的是內宮的宗教生活，分析了清廷內部有關婚喪嫁娶、生老病死等各種儀式，發現其中雜糅了藏傳佛教、漢地佛教、道教和薩滿教等各種宗教元素，充分體現了清帝國的多元文化。

從重構清代宮廷生活的方面來講，本書應當說是比較成功的，大

雖然作者能從滿洲統治者的角度來展現清帝國的多元性，但書中很多地方還存在着不足。例如作者強調十七世紀初期滿洲認同就已經形成，卻未能就此深入展開討論，也沒有界定「多元性帝國」的含義。

本書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，有學者甚至將其譽為滿學研究「四書」之首。此外，本書的資料翔實，特別是對滿文檔案的重視，使得作者跳出民族主義史學的窠臼，主張應當重新認識清代的特殊性。

大豐富了我們對箇中細節的認知。然而，在論證方面，雖然作者能另闢蹊徑，從滿洲統治者的角度來展現清帝國的多元性，但很多地方還存在着不足。例如作者強調十七世紀初期滿洲認同就已經形成(頁6-7)，卻未能就此深入展開討論；所謂「多元性帝國」的論述在本書比比皆是，可是作者沒有清楚界定其含義；最重要的問題是，儘管作者反對「漢化」的說法，卻幾乎忽略了西南少數民族在清帝國中的經歷，如果按照她所謂「多元性帝國」的論述，就無法解釋清代為甚麼會在西南地區實行改土歸流，鼓吹對西南民族推行儒學教化。另外，在本書導論前面的「1820年清帝國輿圖」(頁xiii)中，沒有出現台灣，對於這

樣一部嚴謹的史學著作來說，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。

儘管如此，本書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，有學者甚至將其譽為滿學研究「四書」之首。此外，本書的資料翔實，特別是對滿文檔案的重視，使得作者跳出民族主義史學的窠臼，主張應當重新認識清代的特殊性。作者宣稱：「傳統的觀點支配我們對清朝的理解已經七十多年了，現在是該換換角度和敘述方式的時候了」(頁13)，這的確是值得國內學者反思的。包括羅友枝在內的美國「新清史」流派近年來影響很大，出版了大量觀點新穎的著作。我們在借鑒、批駁的同時，也應當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，企求能夠在國際學界與之進行高水平的對話。

## 試着追問秩序的內涵

### ● 蔣志如



蘇力：《閱讀秩序》(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1999)。

不論在何等民主與自由的社會，成人世界中的秩序主要是為有錢、有權、有關係的社會精英而設的。一個普通社會成員從出生到成人，必須在現有的秩序下習得各種規範。如果能「學而時習之」，並能「悅」，再「溫故而知新」，就有了改造舊秩序的可能；如果再有機會，秩序就可能發生變遷。這些觀點對